



书信之殇

□史培林

母亲不识字,却最爱信件。
父亲是村里会计,写得一手好字。我小名叫二小,家里排行老二,上面有个大姐,下面有个弟弟。我在外头的时候多,后来老三也出去了。每有信来,父亲便坐在堂屋方桌前,戴上铜框圆镜,一字一句地念。母亲放下针线,侧过身来听,身子微微前倾。念到一半,父亲有时停下来解释:“女儿说学校里伙食还行,就是馒头没有家里的香。”母亲点点头,眼睛亮亮的。信念完了,母亲说:“再念一遍。”父亲便又从头念起。有时念到第三遍,母亲忽然打断:“她说想家了,你写回信的时候,把这句话也写上。”

写信时更郑重。母亲坐在父亲对面,口述一句,父亲写一句。写完了,父亲复述给她听。母亲歪着头听。“‘家里都好,勿念’——这话太平了,再添一句,就说我夜里常梦见你。”父亲低头添上。再念。母亲沉吟半晌,又说:“还有一句,差点忘了。你二舅上回问的那事,你替我回明白了没。”一封信往往要写上半日。父亲从不嫌烦,写完了,把信纸叠得方方正正,压在书页里,第二天再去公社邮局寄。

那些信,母亲一封也没读过。可那些信里住着远方。

我6岁那年,有一天跑出去玩,看见一群孩子围着一个老太太。一盆水泡着芦苇叶,一盆水浸着雪白的一粒一粒。老太太两手一包,包出四个角,用麻绳捆一圈。我好奇,问:“奶奶,这是什么?”老太太头也不抬,“端午节,包粽子。”

我撒腿跑回家,进门就嚷:“端午节了,别人家包粽子,我们不是个人家吗?”

母亲愣了一下,说:“过端午,是你的生日。我没想起来过。让你爸写信,以后每年都给你包粽子。”

煤油灯下,母亲对父亲说:“你老家没人,让我爸寄。你给他写信,把二小端午节过生日,回来抱怨的事写清楚。”父亲拿起笔,写了念,念了又改。改到母亲觉得满意,才把信纸叠好,压在书页里。

那以后,每年端午前,邮递员到家门口,响亮地喊一嗓子:“史会计,包裹单……”包裹单上写着外祖父的名字。里头是糯米,一粒一粒的,雪白,装在布袋里,扎着口。

后来我才知道,那些包裹单都是外祖父步行十里地从公社邮局寄出来的。外祖父寄了七年,第八年,包裹单没来。母亲没问,父亲也没提。

公社邮局,青砖灰瓦,寄信和发电报都在一处。发报的柜台高,人得仰着头说话。一字一金,没有特别急的事,轻易不用。

我小时候,母亲带我去上海看病,父亲提前去公社邮局拍了个电报给上海的亲戚,上面只写了几个字,大概是车次和到站的时间,请他们接车。后来祖母病危,姑姑从湖北拍了一回电报,五个字:“母病重,速归。”那五个字,把一桩天大的事压成了一块薄薄的纸片,凉冰冰的。

再后来,有电话了。电话进了家,黑色的、沉甸甸的一台,坐在条几上。铃声一响,母亲便慌慌张张地跑过去,拿起听筒“喂”一声,听见是远方儿女的声音,连声说“好好好”,说不出别的。声音是有了,可那声音是飘着的,攥不住。母亲放下电话,有时间问一句:“你写信了没有?”对方说没有,母亲便沉默一下,然后说:“好,好,那挂了吧。”

母亲说:“还是写信好。信能留下来,翻来覆去地看。”可那时候,孩子们已经很少写信了。

手机普及后,父亲的老式手机揣在兜里,铃音调得很大。母亲耳朵背,可父亲的手机一响,她比谁都警觉。她总是第一个反应过来,从灶间、从院子里、从针线筐旁急急地跑过来,一边跑一边喊:“电话!电话!”

她不会用手机,可她一听就知道那铃声。她把手机从桌上拿起来,颤巍巍地递到父亲手里。她的眼睛亮亮的,仿佛铃声里真能走出一个人来。

可十有八九,那不过是商业广告、话费提醒等。父亲戴上眼镜,眯着眼看一眼屏幕,摆摆手说:“骚扰电话。”母亲的脸色便一下子暗下去,默默地转身,像是刚才那一阵小跑和激动,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
偶尔也会有儿女的短信。父亲念给她:“生日快乐!”母亲听了,先是一愣,眉眼便慢慢舒展开,嘴合不拢了,连声问:“是谁发的?是老大?还是老三?”父亲念了发信人的名字,母亲便满意地点点头。念一遍,她笑一遍;再念一遍,她再笑一遍。晚上睡觉前,她叮嘱:“那条短信别删,明天再念给我听。”

那些短信,短则四个字,长不过两行。没有称呼,没有落款,没有信封,没有邮票。可母亲把它们当成了信。在她心里,凡是从远方儿女那里来的字,都是信。

短信的时光也没持续太久。微信来了,儿女的消息越来越短,从“生日快乐”变成了表情包。

母亲不识字,可她看得懂那个笑脸。她会说:“这是大姐,她忙,没空打字。”她把那个黄澄澄的笑脸,当成了大姐本人。

母亲走得很突然。
她走后,我从老家的抽屉里翻出了一扎信。牛皮纸的封套,用麻绳系着,上面落了薄薄一层灰。我解开麻绳,一封一封地看。全是我们兄妹几个从各地寄回来的信。纸已泛黄,可字迹依然清晰端然,一笔一画,干干净净。

我把那些信按着日期排好,一封一封地数。每一封都在一个黄昏里被打开,被一双不识字的手,翻来覆去地摩挲。

父亲还健在。他的眼睛越发不好了,可他还是会坐在那张旧方桌前,戴上铜框圆镜,翻一翻那些信。他翻得很慢,像是在等什么人走过来,坐在对面,口述一句,他写一句。可对面那把椅子,空着。信纸也空着。没有人再写信了。
(作者系新疆诗词学会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桧柑(外一首)

□石子

携女友探望外婆,
她递过来两个饱满的大桧柑。

“赶紧吃,免得舅舅回来看见。”
昏暗的房间里,话语閃闪烁烁。

我的手伸到半途,陡然停住。
“外婆,我们怕酸。”

屋外,橘树正静静地萌动花苞,
它的洁白,照不进屋里。

去老家探望五叔

狗又蹦又跳,狂吠;
拴狗的铁链也嗷嗷作响,气势汹汹。

我抡木棍挥过去——
狗后退,铁链跟着发抖。

“没眼水的狗东西。”
五叔的骂比我的木棍管用——
狗消停,铁链也哑巴。

猫斜睨着眼,对我满是陌生;
鸡伏在地上,不言语,在阳光中坐禅。

那些老伙伴——
窑子坡、毛家坡、欧家坡,
从四周涌过来,把我和五叔拥进屋里。

旧时的炊烟,已长成头顶的白云,
蹲守在远处,不肯放我离开。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滨河物语(组诗)

□廖凡

堤堰

挡洪贮水外
将退无可退的人生
摔得心花怒放
拣拾奔赴大海的憧憬

石榴花

结果的早织好灯笼
景观类
依然花枝发颤 永远二八芳龄
守好各自的初心
是本能也是宿命

再见毛桃

夏秋之交站瘦岸
苦苦向往甜的口感 涩涩张望
轻风微雨中
谁在敲打命运的桎梏

景观桥

累弯腰驼了背
卧河面成景
伴车来人往
观云卷烟舒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最后的告别

□袁保亮

接到阿伟的噩耗,已是两个月前的事了。据传,他独自一人远赴泰国旅行,却在酒后下水游泳时不幸溺亡。

阿伟骤然离世的消息传回故里,沉寂多年的同学圈瞬间炸了锅。毕业经年,大家各自奔波于生活与工作,平日鲜有寒暄,却因这一噩耗再度齐聚一堂,满是惋惜、哀叹与不舍。那些被岁月尘封数十年的同窗旧事,被众人一点点拾起、细细拼凑,那些年少朝夕相伴的片段历历在目,阿伟鲜活、生动的模样,再度清晰地浮现在记忆深处。

在所有人的青春记忆里,阿伟永远是那个独一无二、特立独行的少年。他重情重义、坦荡赤诚,永远敢为人先,是我们一众同龄人中不折不扣的先行者。学生时代的他,天赋出众、聪慧过人,是班里物理学科的尖子生,是老师夸赞、同学羡慕的学霸。

步入社会后,他依旧眼光独到、敢闯敢试,是身边最早洞察时代机遇,实现财富自由的同学。当多数人被困在朝九晚五的烟火琐碎中,疲于奔波谋生时,他早已挣脱世俗桎梏,挣脱职场束缚,奔赴山川湖海,活成了所有人向往的自由模样,做了自在洒脱、游历山河的旅行人。

褪去与众不同的天赋与光环,生活中的阿伟,也是一个心底温热、纯粹善良的人。他待人热忱、古道热肠,从来没有

半点孤傲疏离。读书时同学遇到难处、生活里朋友遭遇困境,只要他知晓,总会毫不犹豫倾力相助,不求回报、不计得失。他生性豁达乐观、风趣幽默,半生坦荡磊落,即便人生路上偶有风雨坎坷,也始终以嬉笑从容的姿态面对世事,在独属于自己的不羁人生里,坦荡洒脱、向阳而行。

可命运向来无常,阿伟尚未迈入知天命的年岁,半生精彩、半生自由,本该继续遍历山河、安度余生,却匆匆止步于人间烟火,猝然与世间所有美好告别,实在算是不幸。

噩耗传来,情谊跨越山海,远在北京、广州打拼的老同学,放下手头诸事,千里奔赴归来,只为送昔日同窗最后一程。同学们跨越相隔千里的羁绊,让数十年的同窗情谊,在此刻尽数彰显。远在上海的初恋听闻噩耗,亦是满心唏嘘、万般怅然,为这场仓促的离别久久惋惜、难以释怀。

人的一生,何其短暂。烟火起落,浮沉一世,终有归途。人到终章,终将化为尘土、化作青烟,随风飘散于天地之间。但人间最珍贵的,从不是生命的长度,而是留存世间的温度。只要还有人记得他的善良、记得他的坦荡、记得他

鲜活的过往,他就从未真正离开。时光温柔,记忆长存,岁月会沉淀所有美好,直到经年之后,所有追忆慢慢被时光冲淡,他才算与人间真正作别。

今日,我们遵从阿伟家人的安排,如约相聚于林峰山,郑重地与阿伟作最后的告别。

远山肃穆矗立,静默无言,几江流水绵长,奔腾不息。旷野之上长风浩荡,呼啸而过的风声裹挟着低沉的呜咽,在天地间盘旋回荡,似是天地同悲。人群之中,无人言语,只剩满心沉重与不舍。所有人驻足凝望这片土地,将阿伟最后的模样深深镌刻在心底。随后众人一同挥锹覆土,黄土掩尽凡尘,缓缓垒起一座静谧肃穆的新坟。

细心的家人特意在墓碑两侧各植一棵翠柏。翠柏常青、岁岁不衰,往后朝朝暮暮、春夏秋冬,便让这两棵翠柏日夜相伴,守护长眠于此的故人。

于此,谨以心底最深的惦念与敬意,敬祝阿伟一路走好!愿天堂岁月安然,风光明朗,再无意外,再无别离!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